



■16歲的「回歸一代」和16歲香港特區一樣，充滿活力。黃偉邦攝

16歲少年香港夢：展才華 共繁榮 同擔當 少紛爭

1997年，對香港、對這些當時才呱呱墮地的年輕人來說，都是一個全新的開始。回歸後的香港與他們一起成長，而每年感受着全港市民對回歸的慶祝，也令這些在1997年出生的人多了一份榮譽感。另一邊廂，他們亦經歷着香港在這16年來發生的大小事情，與這片土地一起走過低谷與高潮，孕育出一份扎根於此的情懷，渴望將來能為香港的共同繁榮施展自身才華。也因為如此，他們對於香港的教育、社會的紛爭、與其他地方相比的競爭力等議題都非常關注，亦希望香港將來繼續發展、減少紛爭、更加融洽。誰說16歲太年輕，甚麼都不懂呢？現在就一起看看這些年輕人的心底話。

為回歸年出的一代年輕人，坦白說，應該對回歸過程並沒有印象，這亦是7位就讀培僑中學學生的「主流」看法。張穎茵就表示，以「實質姿態」參與回歸的自己，對回歸並無任何印象，長大至小學的時候，才真正認識回歸，「當時學校每年都有慶祝回歸活動的展覽，以及從課本裡也開始了解到回歸當時的情況。」

書本得知：中國戰敗 英佔港百年
這亦同樣是潘麗軒對回歸的了解，他所能說出的，都是課本上的介紹，「以往中國與英國打仗輸了，結果把香港割讓及租借給英國，成為英國殖民地，為期99年……」劉惠嵐腦海中，則多了電視機裡的畫面，英國、中國兩支國旗一降一升，這就標誌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時刻。

而6月尾出生的黃子謙，可能是當中最受感的一

過，說到這裡大家又是另一番的「忿忿不平」，「但當時我們太小啦，都沒有大人帶我們去！」原來7位少年當中，只有一兩人有真正去「享福」，也難怪當中不少人帶着不滿。

心中願望：社會友愛「綠化」文化沙漠
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同齡，這班年輕人對將來滿有期望，各人亦早已在心底建構起一幅幅未來的藍圖：劉惠嵐希望，將來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可以再好一些，社會的貧富差距可以拉近，「最好大家不要羨慕，也不要將事情變得複雜」。計劃將來從事表演工作的她，還寄望香港未來可變得更有文化氣息，「香港常常被別人視為文化沙漠，我希望在回歸20周年的時候，香港可以變得更重視文化，相信屆時的西九已經有聲有色。」

潘麗軒及張穎茵認為，社會上的低收入人士應獲得更多幫助，未來會是個更公平、更友愛的社會。黃子謙則希望香港不會有太多反對聲音，以致阻礙了社會的發展。林鈺清亦盼香港可以繼續維持自身的優點，在教育及自由等方面都可維持發展。談完對社會發展的期望，大家也說到與自身有關的願望。他們立刻憶起回歸10周年時教他們「飲恨」的一幕，大家不約而同表示：「希望20周年時，海洋公園和迪士尼可以再次免費讓1997年出生的人去玩，到時我們已經20歲，可以自己約朋友一起去了。」

對於國家高速發展，內地不少城市的競爭力急升，為香港帶來挑戰，這些年輕中學生亦身有所感。從離家、每年的紅包「含金量」，都感到兩地經濟的轉變，對此有學生覺得有危機感，也有人覺得安全感大增。不過，除了「競爭」關係，這些回歸一代都認為，香港和內地亦可同時做到互補，促進彼此進步。

說起兩地的經濟，林鈺清就立刻表示：「單是看匯率都知道內地進步很快，早幾年還是港幣比人民幣更值錢，現在港幣只是人民幣的八折；以往大家到內地購物，因為內地的東西便宜，現在則是反過來，內地人到香港購物，因為香港的東西比較便宜。」除了這些「經濟指數」外，黃宏樂從內地同學的「利是錢」亦略知一二，「我們的紅包是一封一千元鈔票，有些內地來港讀書的上海同學，他們卻是一封一百元鈔票。」

對於這種此消彼長的現象，不少學生都坦言對香港的前途感憂慮，但也有學生有另一套看法。來港前曾經深思過香港競爭力的李毓寒表示自己不擔心，「香港是中國的一顆明珠，如果回歸香港已有好的發展，回歸後發展也一定不會差，而且國家一定不會讓她倒下的。」

喜聞內地發展 爭做制度「先行者」
另鄧傑及張穎茵都認為，內地的發展不是對香港的威脅，而是香港的喜訊，「大家就像一家人，當其中一個成員好的時候，對其他成員也有好處，大家也更容易一起進步。」劉茂基也認為，內地發展經濟是好事，「這也代表內地的專業人士就越來越多，也會有更好的知識和技術可以與香港互相交流。」

他們都期望，香港能發揮本身優勢回饋國家，做到兩地互補，例如在一些制度的發展，便可作為「先行者」，對全國至個別省市等帶來示範作用，促進內地制度進一步完善，並將自由的風氣帶到內地等。潘麗軒則希望，內地政府可以像香港般，多設不同渠道吸收意見，「要聽聽好的和壞的聲音，國家才會進步。」

向港取「教育經」 模式更多元
此外，作為學生的他們，亦希望國家可以改革教育制度，伍令筠表示，雖然自己身處香港，但也知道內地的學生學習非常刻苦，又教學內容中不少都要求學生背誦，「我期待香港這種比較互動、有其他活動的教育模式可以傳到內地，讓當地學生學習也可以更多元化。」

身份認同 國家先行
回歸祖國以來，香港與內地關係越見密切，不過近年兩地卻出現不少矛盾，都令這些與特區同齡的年輕人感受甚深。現居於深圳，每天跨地來港上學的李毓寒，見到社會上部分反內地的言論，看到個別媒體在煽動兩地矛盾，聽到明明沒有衝突，卻要辦個你的身份問題，直言感到難受，「這就好像我的兩個家一直在吵架一樣」。而不了解或曾於內地生活的學生都希望，兩地人們能相互尊重，並深愛自己的國家。

「反內地」感無奈 兩身份不矛盾
現於廠商中學就讀的李毓寒去年從安徽來港，她坦言當初心底也有過猶豫，「畢竟我在內地有很多朋友，有不錯的經歷，考到了當理最好的高中」，但自自己來港後和爸爸更親近，考慮到自己希望升讀香港高等院校，其意志便變得堅定，「如果在內地要進香港大學，整個省可能才10個名額，來港讀書的話，入學的機會比較大。」

幾時每天穿兩地，日間與香港的同學相處，夜裡回到深圳與家人開聊，兩地生活，都令李毓寒更深刻地體會兩地點滴的變化及微妙的異同。對於香港部分人抗拒反內地的風氣，她大感無奈，「一開始我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，有香港身份後就多了香港人的身份。可是，有時候看到一些香港人在反內地，便覺得好難受，因為就好像我的兩個家在吵架一樣。」

說起身份問題，對於部分人強調「中國人」與「香港人」的差異，李毓寒亦感到不解，「我覺得這並沒有矛盾啊，就像我之前也不會說我是安徽人，而不是中國人。」她認為，如果那些對國家發展有足夠了解，就不會以偏概全，只從負面角度看國民身份。

國家進步飛快 盼多了解內地
坐在李毓寒旁邊的黎凱桐亦強調，若要論身份認同，一定是國家先行，再到地區，「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，很多東西形中都在依附國家，我們的旅遊業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」。黃孝文則認為，國家已進步得很快，他希望現時在矚目香港內地的人，說話其實歸根究底也是出於愛國的心情，「希望大家只是出於一種『恨鐵不成鋼』的心態，而大家只是想國家快點達到自己心中理想的中国。」

很多時候，人對事物的觀感都基於不了解，因為劉茂基希望，媒體不要只報憂不報喜，「希望大家思想上想國家給香港帶來了甚麼好處，也希望有多一些遊學活動，讓大家親身到內地交流，知道內地也有很多好的事情值得學習。」



內地「回歸一代」：盼當「融合使者」

除在香港土生土長的「回歸一代」外，香港這個海納百川的社會，還有來自內地不同城市，但同樣於1997年出生的年輕人。其中幾位現就讀廠商中學的「回歸一代」，對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未必有最真切的感受，但香港的繁榮及與眾不同的城市面貌，也足以令他們著迷。作為回歸年子女，曾分別在內地及香港體驗生活的人，他們盼以幫助兩地融合，秉承上一代的堅毅精神為使命，更希望將來社會無論在教育、經濟、整體氣氛等方面，都能夠確切改善。

香港就像一隻大象，從不同角度，可以接觸不同的景象。從內地新來港的黎凱桐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曾怕被歧視 關懷開心扉
去年才來港的李毓寒，曾一度怕被歧視，後來因為副校長周修略親切的關懷，終打開心扉。李毓寒憶述：「記得開學的第一天，爺爺他們一早就陪我

來到學校。有位叔叔看到我們坐在那裡，就問我們有沒有甚麼需要，當時我們還想，香港的社工為人真好啊！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那位叔叔就是副校長！這對我來說很驚訝，因為沒想過副校長會去處理這麼瑣碎的小事。」

郭傑而言，就是那狹隘偏促的房子，「香港的房子很少，令人覺得很悶，很孤單，還好現在算是適應了。」
盼減負能量 兩地更融洽
也因為對這個地方的喜愛，各同學對此都有自己的期望。如鄧傑希望社會上一些磨擦和負面消息能減少，香港和內地更融洽；黃孝文也期望於兩片土地上成長的自己，可以幫助內地及香港融合，他更笑言：「我覺得這就是這個年份出生的使命。」他最期望，10年後見到的社

努力讀書 力爭上「流」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「佔中」野蠻 阻礙經濟運作
至於正在醞釀的「佔中」行動，這些伴隨香港特區成長的年輕人，也同樣不希望社會及其他人因此受傷。黃子謙和潘麗軒都表示，希望示威人士別影響他人，也不要做出馬路等危險行為。劉茂基雖認同市民可爭取權益，但認為不應「太難語」，「佔中」所提倡的行為是在拖慢香港發展，而且一旦（發展）拖慢了，要追回，其實較困難」。黃孝文則直言「佔中」行為野蠻，「香港有言論自由，大家有不同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，不滿，但不應該阻止社會和經濟運作，我覺得應有溫和的表達模式。」

去年才來港的李毓寒坦言，香港社會仍有許多東西是她所不能理解的，「香港是自由經濟體，稅率低，這些都令不同地方的人對香港投資充滿信心。但好像之前的碼頭工潮，現在有些人說的『佔中』，我都覺得不大理解。有時候我覺得，市民這樣反而限制了香港的發展，而且這種以威脅去表達不滿的行為，最後只會傷害自己及社會。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

郭傑則指，中才來港，一開始的感覺就是香港很繁榮，港人英文很好，隨時都可以說出一堆英文，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他亦下定決心要努力讀書，靠知識向上流動。不過，最好的地方也有缺點，對

郭傑亦表示，自己一到香港，就打從心底喜歡這個地方，「我覺得香港好神奇，這麼小的地方（可以）有這麼多人，大家做事又這麼快，走路走得快一點，吃飯又吃得快一點；不過也可能因為這樣，香港的經濟才這麼好，才會這麼繁榮。」